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志一

邑志之作蓋所以徵文獻而徵獻之道必在徵文此不易之理也舊志經籍一門頗仿文獻通考之例略採序跋附焉道光末湯令成烈爲藝文錄六卷所採尤詳近瑞安孫孝廉詒讓纂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所採又加詳焉今因孫君之書刺取縣人之作稍加刪潤釐爲六卷目曰藝文者從漢唐宋明諸史例也至若詩賦奏議傳記雜文皆足爲徵獻之助舊志僅存三卷頗多闕遺今就孫太僕永嘉集中所載錄之以存其槩夫以永嘉一隅之地而所著之

書如此其多文字流傳亦尚不少則其學術之盛人才之多即此可見士生其間者有不奮然自厲篤學力行以其心得發爲文章垂之竹素以追配於前修也哉

湯志藝文錄序曰夫尋先哲之緒言所以示來學之正軌也求亡書而考定所以振斯文之墜絶也經籍之錄前志止存其目後人罕覩其文不幾疑載籍之我欺而病徵索之無自乎永嘉自王謝名守以文學化民風會日起然溯唐而上作者無聞逮宋王景山出講學授徒潛心聖賢之旨著儒志一編兢兢以修己治人爲主較理氣心性之說蓋切於日用焉可謂先伊洛而導其源立儒家之宗範已辭是周行己劉安節安上安禮戴述等循軫而起親師取友擇善而從尊其所聞闡述周悕是以永嘉之學著於天下建炎以還鄭氏藏氏薛氏葉氏林氏英賢挺生碩彥接踵各負專經之學並爲載道之文進則忠言碩畫崇論閎議補袞職之闕漏退則述志明倫根經柢史貽立言之體要郁郁彬彬號爲六藝文章之府抑何盛耶迄乎有明此風未艾朝有著作野有詠歌類皆蘊藉深醇淵懿肅穆絶

浮靡矜夸之習範清和雅正之音張氏王氏其著焉者矣嗟乎時會有升降學術有盛衰乃生逢

昌盛之世沐浴

文治之化而英偉不作風雅蕩然文獻無徵冥求罔獲豈惟司牧之責哉崔君有言掌故失傳經籍所載自宋以來名人著述無一存者學士大夫家傳誌銘叢言脞史之留貽亦求之而不一得鳴呼闕佚之憾非自今矣今詳考四庫書目所收及散見他錄者得經之類十有五史之類十有一子之類十有五集之類二十有五凡書六十有六種其書存於寓內者不為不多顧邑人士於儒志編水心集汲古堂集而外均不得一窺焉宜乎求之久而終無以應也豈昔賢後裔薰心於制舉之業於先世名賢著述竟莫寶惜一聽其冥漠以就敘減乎抑名德之後類無聞達雖有抱殘守缺之儒而其力不能保完遂致銷沈鳥有乎蓋不登乎清廟明堂之上不知天球河圖之可珍不窺乎金匱石室之祕安知鉅製鵠章之足貴呼良可惜已今之著此錄也每一書必求先哲之用心苟可徵信不厭其詳問有考證惟審其是然而有錄無書者十居七八經之類一百有五史之類五十有五子之類二十有一集之類一百四十有五凡三百三十八種合之所存總四百餘種宋明

兩代著作之富班班若是邑之賢士大夫倘知先哲遺文猶在天壤亟亟求之返厥舊觀豈不愉快余誠有厚望焉已昔在緇雲嘗慨其前賢詩文散佚不獲多覯乃於志事旣訖蒐而刊之得文徵二十卷以付邑人俾服習焉今永嘉先哲之著錄何啻倍之賢士大夫果能助我蒐輯錄爲文藪刊示方來炳炳琅琅蔚爲鉅觀鄒魯之風詎云小哉

經部上

漢志序六藝爲九種而孟子別入儒家隋唐宋諸史仍之隋志十種唐志十一種而讖緯入焉宋明二史皆爲類十自宋志退讖緯於術數明志進孟子於四書而經部之論始定今爲類十悉仍其次云

周易重注十卷 宋史藝文志 朱睦㮮授經圖 朱彝尊經義考 萬曆府志

廣贊八卷 萬曆府志

宋鮑極撰朱震周易卦圖近世楊傑鮑極論卦變之義鮑曰遯陰長之卦邪道並興聖人易一爻而成无妄欲以正道止其邪也　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鮑極周易重注十卷治平中撰右司諫鄭獬表進祕閣校理錢藻序宣和祕書少監孫近重行改定取贊附經之末以全一家之書極建昌軍司戸　湯成烈道光縣志據乾隆府縣志引萬曆府志周易重注九卷又廣贊八卷據胡氏稱周易重注十卷宣和中孫近重行改定取贊附經之末云云則贊已併爲一書郎宋志所載十卷者是也且廣贊亦未必有八卷之多當是萬曆志誤　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案廣贊八卷載於萬曆府志當本宋元舊志湯氏以宋藝文志及胡氏翼傳不載鮑贊原本遂竟删之殊失闕疑之指今仍錄入

易講義　集存　泚

宋周行己撰

自敘曰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於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而在野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無窮形則受其生神則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之所以定吉凶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所繫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而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用亦未爲知易

也由是得之于精神之動心術之運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然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已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以當知也案（浮沚集）經解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一百篇疑即易講義逸文也

周易解說（經義考）王埍（續文獻通考）作易解說

宋何逢原撰（國史經籍志）案（梅溪後集）何提刑墓誌載逢原所著書無周易解說宋末嚴州分水亦有何逢原箸有（易通旨）（舊通志）及（府縣志）於兩人纂述往往互淆此書既不見於誌或亦分水何逢原所作然梅溪送何希深舍人赴召詩有平叔淵源易論語之句是希深固治易學者又（續文獻通考）及（經義考）於此書下均載希深官秩事蹟並與梅溪所作墓誌同今姑據錄入以備參證

艮園易說（經義考）

宋諸葛說撰

古文周易十二卷

宋薛季宣撰

季宣序曰古易經二篇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總十篇以參校別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刊正可誦讀也道隱久矣書有而著可卽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不幸遭秦絕學舉慣燼無完書惟易號數術家故獨免而傳後包犧之卦文王周公之辭仲尼之贊於是乎具在天豈有意斯文哉何其保之之固也它經雖亡妙難擬要皆自易出也夫禮樂王政之紀綱詩書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數聲音性命事物之理非易無自見也六經之道易爲之宗故它經亡而易傳不殊其書之存也假易亡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後人何如其切至於六經大難之際迺保易全之而人有重不幸者易師爲之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盡天地萬物之道者也辭占象數皆其一物而易師者析之以敎雖互有啟發於義駁矣易道之隱其晦茲乎且八卦條陳六爻咸列繫辭其下易之故也仲尼贊迹其義未嘗不錯以戈文分繫卦爻非其旨矣欲明

聖人之意含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盡復於古古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隸寫之判文言爲二篇象有小大之別易經無義不足辨焉惟文言一篇舊失其序雖先儒謂次彖象或以爲次繫辭以理言之皆非其舊夫乾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言起之而係之彖辭象若繫辭之後恐非必然先儒所云蓋卽今文以求古也今文佈彖象卦爻之下故文言不得不居後非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己見爲必得姑從其近是者之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注之失得在所不論

温州

經籍志案艮齋所定古文周易今無傳本其分合之次則書後之文尙有可攷蓋上經第一下經第二彖辭第三大象第四小象第五乾文言第六坤文言第七上繫第八下繫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也考宋時言古易者凡六家篇次大略相同其異者王洙古易本上下經惟載爻辭卦辭別爲一篇晁說之古周易本其書止八卷不分卦爻而彖象繫辭亦不分上下篇最謬者吳仁傑古周易本以爻辭爲繫辭以繫辭爲說卦名爲攷古實則逞臆亂經最善者呂大防周易古經本不分卦爻爲二不併上下象爲一在諸本中獨爲復古孔穎達周易正義舉十翼之說云上象一下象二

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用此說呂本與孔所舉悉同呂祖謙古易雖云從晁本重定然實與呂本暗合朱子作本義即用其本非無見也又有程迥古易章句本篇次分合一同呂本惟文言次小象後則與王晁本同艮齋所定本以文言次彖象用王晁程三家本自序所謂從其近是者之次也其合上下彖爲一分文言爲二則與六家之說全異而與宋初胡旦周易演聖通論本乃適符合然後敘未舉胡書蓋寫定時偶未見矣

易總說〔周易啟蒙翼傳授經圖並作周易總義又授經圖複出作周易總說萬歷府志作易經總說〕二卷〔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經義考〕

宋戴溪撰〔直齋書錄解題〕每卦爲一篇嘉定初爲東宮端尹作此以授景獻〔周易啟蒙翼傳〕嘉定癸未其子料院栴刊於秣陵郡學

〔温州經籍志〕宋中興館閣續錄祕書監戴溪嘉定三年二月以太子詹事兼四年四月爲權工部尚書此書蓋郎其時所進也

易說考〔經義〕

宋戴蒙撰蒙朱子弟子

周易會通考〔經義〕

宋葉味道撰亦朱子弟子

易傳考〔經義〕

宋戴仔撰仔字守鏞蒙子

周易家說〔經義〕

宋戴侗撰侗字仲達仔弟

易經精蘊〔千頃堂書目〕倪璨〔補遼金元藝文志〕錢大昕〔元史藝文志〕經義考〔續文獻通考〕作周易精蘊〔舊縣府志〕作易精蘊

元繆主一撰

周易集說〔萬縣府志〕

明劉南金撰南金字貢禹本府訓導

易經精義〔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

明張著撰

易本義集說〔王朝佐東嘉先哲錄〕

明張謙撰

〔東嘉先哲錄〕引徐橫陽文集謙潛心易學篤信朱子本

義反覆研究葢亦有年嘗以明經舉太學正講授之暇

取諸家之說翦其繁蕪撮其精要間或附以己意融會

貫通自成一家附於卦爻本義之下名曰本義集說

易學啟蒙述解二卷（萬厯府志作周易啟蒙解今從明史藝文志經義考）

明朱謐撰（經義考云存今未見）

易經講義（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明張文選撰徐橫陽與祖弟子也

易經解（乾隆府志）

明朱廷𧨏撰

易注（萬厯府志）

明戴慤撰慤嘉靖歲貢府志作懿誤

易粹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

明王嘉春撰李維楨題辭東嘉王幼潛潛心易學久而有悟謂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知太極從易生而不言易爲何物周子曰无極而太極知易乃无極之謂也孔子言太極生兩儀不言所以生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而生之說始明先儒以圖書之義釋太極而太極一本然之妙初无形象可擬至陰陽變合而生五行始有一二三四五之數河圖虛中是已生數極於五成數極於十此天地所忌故虛中不用避其極也洛書從橫十五中則實其用數安得虛又引朱子本義伏羲四圖皆出邵氏自有先天圖而醫家五運六氣道家參同悟真占卜諸書無不從出又謂孔安國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王輔嗣以重卦爲伏羲安得謂但有圖無文字孔子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耒耜蓋取諸益此神農取伏羲重卦之明驗也又謂後天八卦方位卽黃帝九宮八卦圖而邵子云

文王未知孰是余嘗舉古今諸儒不同之論相質難幼
嘗持之甚堅已付剞劂粗舉其說大略如此幸與鴻生
鉅儒更
裁訂焉

周易本義翼（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自序易不可以解解也解之淺之乎窺易也古今解易亡慮數百家而本朝功令一以紫陽為準余幼時王父手授易一解一帙雖未成書而字疏句晰惟精繹本義更不旁溢一語篋之二十稔矣去年課兒輩易鈍不能解敬倣而增之間參以考證數則俾之繇淺入深焉夫易不可以解解也如屋解也卽見夫不可解者又安在哉

周易習本（乾隆府志）

國朝陳遴撰

易經輯要（乾隆縣志）

國朝葉廷瑞撰

大易圖演解二卷（乾隆府志人物傳演作衍今從經籍志）

國朝張元光撰

右易類

書解（經義考）

宋何逢原撰（溫州經籍志案何氏書解經義考與分水何逢原尚書通旨分別著錄然梅谿後集何提刑墓誌及舊府縣志並未載今亦存之以備攷）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授經圖經義考）

宋陳鵬飛撰（直齋書錄解題）禮部郎中永嘉陳鵬飛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爲侍郎文書不應令鵬

飛輒批還之積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時瀾尚書解序

書說之行於世無慮數十家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胥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頴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溫州經籍志

陳氏書解元董鼎書傳輯錄纂注引之

敷文鄭氏書說一卷李調元函海刊本錢儀吉經苑刊本遜學齋藏舊鈔本

宋鄭伯熊撰

陳亮序余聞諸張橫渠曰尚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經義考〕載雲谷胡氏序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注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夫皋益伊傳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於鄭公得其傳焉採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啟鑰發其精微之蘊深切極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學者於此後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四庫全書總目〕此乃所作尚書講義皆摘其大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其目浙江通志稱伯熊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振起之劉爚隱

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己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等皆奉以為宗是書雖為科舉而作而尚不汩於俗學惟誤信書序謂真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為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為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則以為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皆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證然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俶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闡發有足採焉

溫州經籍志案書說凡二十六條提要作二十九條誤書鈔本及李氏刊本並題宋鄭朴撰亦誤其書綜論大義推闡最為明暢間亦糾正儒先舊詁如釋皐陶謨三就三居則駁正鄭康成王肅及偽孔傳說釋允征俶擾天紀則駁正蘇軾書傳說是也至其據太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謂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并引史記以證之又謂一月壬辰者蓋武王伐紂之時已不用商正其說並精塙提要議其誤信書序謂真孔子所作為失於考證然今所

傳古文尚書雖東晉人僞作而百篇之序則西漢時古文今文兩家皆有之本無可疑提要爲紀文達昀所纂文達力攻古文復旁及書序故其言如是非篤論也題敷文鄭氏者宋制諸閣有學士有直學士有待制有直閣文肅以直龍圖閣知盈國府此書首題敷文鄭氏或卒後復贈敷文閣待制也

書古文訓 萬厤府志作書古文訓義 十六卷 千頃堂書目 宋史藝文志 補 四庫全書總目 通志堂經解刊本

宋薛季宣撰 自序曰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志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哉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

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塡塡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衷所以語同謂之義自以塡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倂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迭興海岳山河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潤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語吾於高宗形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於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愛於人湯武之命愛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

不知子夏觀焉何敢望同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
而藏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
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
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駮古文是訓不勢乎是正之也書
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
好古之辟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
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
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莊述祖校薛氏書古文訓古文
序述祖欲以古文籀篆參校五經困於吏事不克就尚
書自衛包陳鄂改後尤多俗字薛季宣書古文訓自謂
隸古定書以攷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不盡合
且隸古轉寫失真亦頗補綴古文最晚出本也晁公武
謂呂大防得古文尚書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不識郎
此本否隸古定書釋文刪改略盡惟梓材疏云數古塗
字爲梅賾本書而書古文訓巡說文作敫郭夏集尚書
古文數無塗讀點數佃辯鐘剔籀是諸家所謂古文尚
書非隸古矣隸古已不可得見又何論漆書況孔壁舊
簡漢時諸老先生難言之今屢經俗儒所要定猶沿其
名曰古文覗之科斗書則以爲大怪亦習而不察耳古
文學久廢師失其讀後進穿鑿日以滋譌薛氏以古改

隸非以隸讀古要好事者所爲然古文賴是而厪存正昌黎所謂得其據依可講者間襍小篆羼以俗文今校去其舛駁字畫偏旁不失六書之義以拾殘補苴備小學一家則余區區慕古之心所庶幾萬一也從兒子經饒精籀篆古文適余濰陽遂屬成是編并寫定以藏諸家塾云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蹟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稱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簡所引有古尚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刻版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本尚書改雲夢土作乂爲雲土夢作乂均不言所自晁公武讀書志稱古文尚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

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
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
文尙書戮作易誓作斲則唐初郎有此書又册府元龜
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
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
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譌有疑於後學
永言刊革必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
寫施行其舊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
太宗所得郎本恕所見府忠恕所見郎唐內府本也
然隋志所冊世秘書存有古文書經文今無有傳
者是唐初向書巳亡元宗時何以仍在祕府惟魏江
式論書表稱所撰今字時四十篇采孔氏尙書五
經音注籀篇爾雅等似隸河北尙有傳本然經典
釋文敘錄稱向書之本字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
全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盡亦無
幾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
不可用是式所據者郎此元宗祕府所藏正是本
耳陸明巳先辨之何人又紛紛崇尙乎季宣此本
又以古文筆書改爲今體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
之本尤爲駭俗淇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書

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溫州經籍志〕案艮齋書古文訓所載經文出於東晉
僞古文既行以後四庫提要及段氏尚書撰異阮氏
尚書校勘記論之詳矣然此本雖晚出尚在天寶以前
未經衛包刊改故書正字轉藉此存其一二郎以堯典
一篇覈之曰若稽古書曰作粤與李善文選東都賦注所
引合曰放勳勳作勛與說文𠧪部𠩄字注引勛乃𠩄合
允恭克讓讓作攘與漢書藝文志合平秩東作秩作豑
與說文豊部注合以殷仲春仲作中與史記五帝本紀
合平秩南訛訛作僞與漢書王莽傳及影宋本經典釋
文合寅餞納日餞作淺與集韻二十八獮引馬融讀合
鳥獸氄毛氄毛作𣯛髦與說文毛部𣯛字注合共工方
鳩僝功鳩作逑僝作孱與說文孨部逑字注合象恭滔
天恭作龔與漢書王尊傳合蕩蕩懷山襄陵懷作褱與
漢書地理志合有能俾乂乂作㚤與說文辟部㚤字注
合明明揚側陋揚作敭側作仄與文選宋書恩倖傳論
注合若此之類並根據與博或尚魏晉舊文之僅存者
未必盡出於掇拾倘得振奇好古之士博稽精覈存其
雅正芟其詭異勒成一書不猶愈於誦衛包陳鄂諸人
展轉改竄之本乎　又案永嘉諸儒其學問淵奧莫如

民齋書訓纂括舊詁推闡大義不屑屑於章句至偶涉考證則援据郅爲該博如釋益稷之猃山援許叔重說謂即會稽釋甘誓之傚傚謬謂傚因奴也即男子入于罪隸釋梓材之婸婦引小爾雅訓婸爲妾婦之賤者以別於上之敬寡釋無逸之祖甲宗鄭康成說以祖乙爲武丁子厤舊說以祖甲爲太甲之非若此諸條並精確不刊至於民齋生平精究輿地之學所著地理叢考九州圖志今並不傳其訓尙書凡涉地學無不剖析詳覈禹貢山川尤所致意雖以三江爲婁江東江松江沿庾鄭之誤說謂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藝班鄭之塙詁蒐摭既多蹐駮不免然自此以外則大都精審厥後蔡仲默作書集傳所釋地理大半沿襲薛訓罕有刊易朱子雖譏其多於地名上著功夫而所作學校貢舉私議臚列諸儒經說其尙書十家薛氏居其一則未嘗不心折是書矣又案經義考有叢或集永嘉先生尙書精意九卷所謂永嘉先生者不知何人附識於此

書說（經義考）

宋戴溪撰（溫州經籍志）據宋史本傳蓋亦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

書說（書傳輯錄纂注 國史經籍志 經義考）

宋陳梅叟撰（溫州經籍志）案董氏書傳輯錄纂注卷首列引用書名有陳氏梅叟書說

書說（經義考）

宋戴蒙撰

禹貢辯一卷（經義考 續文獻通考）

宋戴蒙撰

禹貢辯一卷（經義考 續文獻通考）

宋陳埴撰埴朱子弟子（溫州經籍志）所著禹貢辯今無傳本惟木鐘集有論禹貢數條云冀爲帝都自帝都而左旋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北此紀事之法非施功次第又云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爲經分服以爲緯每州爲二百一十國有方伯連帥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也則不論州而論服若

各隨道里遠近爲疏數之限因四方而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之分錯所以相持而法難壞又云九等賦法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比較其高下如此猶今日某路管幾賦一般若是各以一等取民則一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輸賦便有不均之患今錄於此以見其槪

洪範解一卷（經義考續文獻通考）

宋陳埴撰

書說二卷（朱子晦菴續集）

宋陳埴撰（溫州經籍志）晦菴續集答蔡仲默書云陳器之書說二卷今漫附去是其書朱子嘗見之也今據補入所謂二卷者或卽禹貢辯洪範解兩書合爲一帙耳

書傳（經義考）

宋戴仔撰

尚書家說〔經義考〕

宋戴侗撰

書說〔續文獻通考〕〔經義考〕〔元史藝文志〕〔萬厤府志〕作尚書通考

元繆主一撰

尚書古義〔萬厤府志〕

元劉清撰清字惟寅安節先生裔孫明初隱居不仕

金縢辯疑一卷〔經義考〕〔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

尚書總義跋〔乾隆縣志〕

國朝葉廷瑞撰

右書類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直齋書錄解題 王海 文獻通考 宋史藝文志 國史經籍志 經義考

宋陳鵬飛撰 書錄解題 云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應麟困學紀聞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乎漢厤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厤則有之讖者疑其傅會而爲此也愚案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厤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爲陽月朱文公從之又云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宋元學案陳少南解詩則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深寧不以爲然予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爲言之也 溫州經籍志陳氏詩

解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補遺有之是國初時尚有傳本今則不復可得矣

詩性情說（艮齋浪語集）

宋薛季宣撰

反古詩說自序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宵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掊先儒之說而自爲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胷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爲說孰風之義自孟輒氏已失其傳由輒而來於今又一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戻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之詩說未爲戻己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

初得心之正銘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
殆庶幾乎　又書詩性情說後走述反古詩說州人項
頌用中不吾與曰予令人也爲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
今也而以反古爲說不亦虛乎走初不入其語久而思
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
鍾也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
斯何反古之云說項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
而書其後曰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
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
於內慶賞刑咸篤之於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
欲於是時也君臣詩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
含璃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
王減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勅天元首至夏之五子
之歌於詩幽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風不足至於形容歌
詠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風爲先王之高旨上
失其道監誘既設道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
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爲爲之也其發
乎情止乎禮義吟詠以謂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風
雅之間以性情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
之詩遊五諫以謂爲上茲其埋也周上賦詩見意騷人

達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說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誹爲性情指斥言爲禮義近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達乂不能參諸楚騷樂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乂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說古人其舍諸〔困學紀聞〕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溫州經籍志〕艮齋說詩初爲廣序紹興癸未重易稾改名反古詩說後又改爲詩性情說淚語集所載敍跋自述甚明經義考載反古詩說注云一名詩性情說且僅錄反古詩說敍而書詩性情說後一篇竟未采入疑朱氏所見淚語集或非完本故於改名之故未能憭也反古詩說據自敍蓋專宗小序以訂正異說反古之名固不虛耳項氏疑之殆亦爲攻擊小序之論者乎

詩解詁〔經義考〕

宋陳謙撰〔溫州經籍志〕馮雲濠校刊宋元學案副使陳易菴先生謙傳下卅引謝山學案劄記云先

生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菴集〔永盃〕編爲山詩記詁囊案易菴詩解詁周禮說春秋解各目著錄均不云續止齋書萬〔厤〕府志載易菴箸述無春秋解而有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蓋係誤文觀樓宣獻敘後傳章指並不云易菴有續編之作足驗其非矣全氏剳記沿王志之誤又因詩詁禮說書名偶同而易菴復爲止齋學侶懸揣其爲賡續而作實無塙證也其後謝山補定學案於易菴小傳止云著毛詩解詁周禮說皆不箸續字其續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則幷不列其目是謝山亦自知其不足據矣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並作岷隱續讀詩記〔授經圖〕〔經義考〕並作續讀詩紀〔萬厤府志〕作續詩記今從〔宋史藝文志〕三卷〔武英殿印本〕張海鵬墨海金壺刊本〔經苑本〕

宋戴溪撰〔書錄解題〕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己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爲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四庫全書總目〕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爲宗折衷衆說於名物訓詁最

爲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
補之故以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涵謙之
說也其中如謂標梅爲父母擇壻有孤爲國人之憫錄
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爲畏夜故書錄解題謂其大旨
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
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溫州志稱溪平實
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
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久佚不傳散見於永
樂大典中者尙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帙仍釐爲三卷
永樂大典詩字一韻闕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
則亦姑闕焉　經義考引戚雄曰戴岷隱謂有孤爲圖
人憫鄙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其
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至哉言
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溫州經籍志岷隱續讀
詩記最爲黃東發所推明以來久無傳本乾隆間始從
永樂大典輯出國風鈌十二篇小雅鈌十篇大雅鈌五
篇三頌鈌四篇若標有梅無衣諸篇說見於黃氏日抄
者大典並鈌重輯本始據日抄補錄盡其佚者多矣其
書雖云續呂記然體例與彼迴異逐篇各自爲說不
復臚列舊訓持論醇正於枝言曲說芟除殆盡而反覆

關明多得詩旨其間如行露芣苢兩篇引列女傳何彼襛矣篇引左傳杜注有女同車篇引長樂劉氏說鼓鍾篇引鄭箋說亦偶有援證然寥寥數條殊不多覯蓋意在綜貫大義不以考訂見長也

詩說三卷（萬曆府志）

宋戴溪撰（溫州經籍志）岷隱詩說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見宋史本傳（萬曆府志）載其卷數與續讀詩記同疑詩記乃就詩說稾本重為刊定者經義考不載詩記詩說蓋朱氏意亦以詩記詩說為一書

詩傳（雍正浙江通志）

宋戴仔撰

詩臆說（甌東私錄）

明項喬撰（溫州經籍志）詩臆說舊府縣志未載惟甌東私錄載其為廣東參政時公牘有為校正詩經通解事云照得詩經雖有朱子集注而近世說詩者為舉業所累分章析句截前搭後以遷就其題目而詩

之本旨遠矣巳經本道與張提學希舉會委從化縣教諭傅陽明新興縣教諭林章取少詹事黃泰泉公佐詩旁通郡憲李三洲公義壯詩備忘及本道詩聽說隨宜損益合成詩經通解以示後之讀詩者云云是既東會著是書今與傅陽明林章所輯詩經通解並未見傳本

詩經演注（乾隆府志縣志作講義）

國朝朱肇濟撰

右詩類

周禮釋疑（經義考作周禮辨疑說今從周禮訂義序目）

宋薛季宣撰（六經與論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如王制所紀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案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

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
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
先儒以爲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周不可後人又謂周禮
所言五百里蓋并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
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其說若善而未
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到薛
常州開方法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孟子曰天子之
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
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幾橫
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職方
日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
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

〔溫州經籍志〕艮齋周禮釋疑陳止齋作行狀未載其
書蓋艮齋卒後門人編輯遺說爲之其散見於王氏訂
義者如釋司尊彝之九獻大司樂三大祭之樂馮相氏
之星土桑氏之鈞律並根據古義辨析精當至六經奧
論所載封國開方法其意以周官所謂方五百里方四
百里皆言邊數非積數以通周官與孟子王制之乘迄
求之古訓墨子經上云方柱隅四維也趙嬰周髀算經
法云方周帀也則艮齋是說亦自可通然宋人作奧論

指爲薛常州開方法則非也九章算術少廣篇言開方皆論積數不論邊數艮齋博涉不容未憭且訂義載艮齋說方斥鄭注言開方之非何嘗別剏此爲開方法乎

又案訂義大司樂職兩引薛圖則薛書圖說兼備惜書既不傳而趙陳諸目又無著錄無由考其體例也

周禮說考（經義）

宋陳謙撰

周禮辨疑考（經義）

宋楊恪撰恪字謹仲淳熙進士博羅令王與之訂義所引頗多考工車制尤詳悉蓋亦劬學之士也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宋史藝文志作太平經國書統集七卷經義考作太平經國之書統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明高叔嗣刊本姜時習刊本通志堂經解刊本張海鵬學津討原刊本

宋鄭伯謙撰

自序曰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以盜
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著生也三代以還
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爲久恃無
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
於泰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併與其自私之計
而帶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己固無望其愛民矣
而獨借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福迫淺陋足以蹟時
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
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
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
乎堯舜下及子藉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
日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
而公其心口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
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爲之其兵農
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徒
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內刑
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損益之其上
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
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東旌圭璧之
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摶埴之法又其細者

則及於登魚取龍擷鼂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五而皆穎前哲以免流彘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蔡作孽宗周以滅矣猶能挾鼎璽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爲東西其子孫忝繆戾乖忤而帑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涇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寫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惰惰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建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雖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作安而忽危幾亡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

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
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
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歐稅法
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
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
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
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脩廢起墜於貞觀一二
十年問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還士爲明
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襲封刺史然亦駁雜
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
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停世襲而爲州縣不變
名器而爲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
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
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日利盡害形釁隙呈露則
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久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
開皇仁壽大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
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
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
富強之事亦一埽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
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

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徵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景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織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末備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潰亂不經之書伏藏泯沒於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祕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譏其本末以爲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術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以問禮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先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横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

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伊洛橫渠諸子則悃不及用房元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儻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修職郎備州府學敎授永嘉鄭伯謙節卿謨

高叔嗣序日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槃因以意對日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册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何思與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爲邪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爲皐然使始皇併天下爲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與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爲敎家以爲學漸被陶融

非一日也故周立爲天子殲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晝一不佚勉強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鬭爲功以干戈爲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烹滅諸侯而六合爲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爲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邪何爲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籩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尊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之豈盡於是邪故善爲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寀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爲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假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示叔嗣錄藏於家後十年而爲嘉靖丙申上

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大中大夫山西左參政後學
祥符高叔嗣譔　孔天胤序曰唐賈公彥叙周禮廢興
言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元附麗之者大半故
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有鄭
元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
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易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此之謂也是言禮貴明義而神化在人夫三代之法至
周則稱盛備焉今觀周禮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是所謂法誠甚盛備然自文
武成康既没治亦漸陵夷於舊當是時道未墜地政布
在方策即其變已如此迨其衰微秦悉更典造端思垂
萬世然不二世而亡漢興多襲秦故然文景之間黎民
殷富海宇向風至與成康比隆此其治蓋不專在於法
假使文武爲君周公爲相雖不作周禮天下其太平哉
世儒好古謂不復周禮終難以語先王之治規模去大
條理纖微然其義止以爲民民既和則法制雖陳而非
有所恃後世先不爲民民既傷猶曰法未之嚴文已深
又從而繫之由茲之治雖品式盡做周禮天下其能太
平哉故治天下審法度正明其義而神化之苟有爲民
之實奚而不可也若周禮者其爲民經慮詳矣永嘉鄭

氏著太平經國書推言周之爲民而義益大著然余嘗見嘉靖丙申大梁高使君初刻山西布政司余乃偏觀焉明年丁酉余飭兵潁上士多藻彥因出其書託縣尹姜子時習爲翻刻之與諸生同觀又明年戊戌五月而翻刻成冀南孔天胤叙書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宮衛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論天官王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脚氣集頗稱之然其間命意間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敗殿司夏震尚聲喏於道旁梅磵詩話紀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

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一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宰相一篇尙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措意中原正宜進臥薪嘗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節儉爲非所論皆不可爲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之時曲學阿世以干進歟以他篇貫通經義尙頗有發明舊本流傳久行於世姑節取焉而已〔車若水脚氣集〕

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職自王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脩內司自醫師食醫以下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宮內者稍稍推出卻將天子服食掌於外朝者稍稍引入〔溫州經籍志〕洪咨夔平齋集有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兵馬制詞〔旻〕江西通志宋知臨江軍亦有鄭伯謙是節卿固敬歷州郡非以教授終也經國書貫穿全經綜論大意雖考證簡略而平義閎通殆亦習聞薛陳諸老緒論者至其文章精偉浩瀚尤與水心相近信乎其爲永嘉之學也至宰相奉養二篇立論偏駁不無可議　四庫提要疑其當史賈擅權曲學阿世則殊不然此書自敘雖不著年月而節卿舉進士在紹

熙庚戌下距紹定辛卯已四十年距賈似道擅權爲年尤遠節卿旣非終於教授則此書之作必在其前矣

周禮傳（經義考）

宋戴仔撰

古周禮補正一百卷（續文獻通考作補正古周禮今從經義考）

元胡一桂撰林千之爲之序（溫州經籍志此書蓋主俞廷椿等冬官不亡之說）

右周禮

古禮十七卷（經義考作校定古禮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並無校定二字）釋文一卷

宋張淳校刻今未見傳本

識誤三卷（萬麻府志作釋撰誤宋史藝文志從經圖並作一卷誤武英殿聚珍板本）

宋張淳撰（目序曰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孟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

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道之所知也漢時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雜經今記附經之後者又誰也出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歟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猶有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厄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蓋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向之稱乃甚於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攷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之禮后倉最明倉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於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與焉厥後樂書亡矣有儀禮在亦復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至其所用以長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儀禮之義若祭義冠義婚義鄉飲酒義射義

燕義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
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固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
餘而非聽度也古者聖王重禮以之修身以之齊家以
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以之豐財裕民以之强兵禦侮厥
後狃於淫靡驕倨苟且之習不惟綴其所急亦既廢之
成德致治之具廢而望學士大夫有日可見之行如三
代國之安富尊榮如三代所以難也鄭康成收拾於大
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爲之注其書巳
不純古矣陸德明因劉范二家之音作爲釋文劉之本
如以時爲肯以糟爲薦以洗爲捽以轟爲繕以御爲衙
與德明本異矣德明之本向非劉本其可謂純鄭乎至
貫公彥所據作疏之本又德明所謂亦作又作或作之
本也公彥論鄉飲酒執解與洗北面之句云俗本有盥
字然則今之本又公彥所謂俗本也此書之傳如是而
巳歲久而文益訛既訛而莫之訂禮之又失其誰是乎
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秘閣曾公來守是邦
承洊歉之餘究心於理務廣上恩其効績之著至於風
兩時癘疫息越明年夏欲植敎本肇鋟儀禮孔子日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公豈其人也這初與
謝黔論學日論語日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日興於詩

立於禮又日學詩學禮學其在是乎相與取詩禮歸而誦之數年黔皆終卷且萃其說溍敏不類未能半也而成歲之漂黔不克免溍愴孤陋其學旋廢頃攖私喪閱喪祭之禮以省所忘憒憒莫能再讀公以溍嘗識此書也命之校之溍亦幸此書之且有善版也遂拜不辭此書刊之於周廣順之三年復校於顯德之六年本朝因之所謂監本者也而後在京則有巾箱本在杭則有細字本渡江以來嚴人取巾箱本刻之雖咸有得失視後來者爲善此皆溍之所見者也溍首得嚴本故以爲據參以摹本不足則質之疏質之釋文疏釋文又不足則關之蓋不敢以謏見斷古經也監本者天下後世之所祖巾箱者嚴本之所祖故其有誤則亦辨之餘則采其所長而已既畢裒其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三卷題日儀禮識誤豈獨以識儀禮之誤亦以自識其誤也 朱子記永嘉儀禮誤字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溍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卽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

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爲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爲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爲句又如何而爲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乃戊己之己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盃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己從攴爲己有過攴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己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己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加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己字三四乃鑱滅其上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　全祖望永嘉張氏古禮序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永嘉張忠甫先生淳所校定也朱子謂儀禮人所罕讀故善本難得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莫若忠甫之書爲精密然其中亦

不能無外者如謂高堂生所得乃士禮而今此說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則疑其非高堂生所傳特篇數偶同耳不知所謂士禮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日推而致之天子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非朝聘燕亨亦屬之所可推也其於冠禮元端亦錯然校之他本終爲獨勝其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蓋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則先儒最取其說目錄一卷詳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字本嚴本校定之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刊而行之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所謂親揖讓進退於其間而如見之者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之下顧世無昌黎誰其愛而讀之宜其書之月以難遇也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末缺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寤問一大儒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忠甫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間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諛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

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絶有材智抑不
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
者皆非出於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廷過國忌則
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顧祿也
鳴呼忠甫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
度數之末文者哉是書抄之永樂大典中乃吏爲之序

四庫全書總目乾道八年兩浙轉運判官直秘閣會
逮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氏釋文一卷淳爲之校定
因舉所改字句彙爲一編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及
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細宇
本廠之重刊巾箱本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覈訂異同
最爲詳審近世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
惟永樂大典所載諸條猶散附經文之後可以綴錄成
編其鄉射大射二篇逸在永樂大典闕卷中則不可復
考矣朱子語錄有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
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
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
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
較他本爲最勝今觀其書則株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
之字轉改六書正體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

未免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證舊槧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略其有功於儀禮誠非淺小今覆加檢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瑕瑜不掩其原本殘闕數處亦考訂補輯附於其下方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考逭自序言裒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爲三卷則宋志一卷爲傳寫之誤明矣今仍釐爲三卷存其舊焉

溫州經籍志張氏校刊古禮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魏了翁儀禮要義引其異文傅爲溫本今惟存識誤三卷乃乾隆三十八年從永樂大典錄出者鄉射大射二篇誤字在大典缺卷之中遂無可考古禮及釋文亦並未錄全氏補宋元學案則謂古禮釋文識誤三書大典皆有之所作古禮序亦統舉三書不云有所缺佚謝山鈔永樂大典內遺書據董秉純所編年譜在乾隆元年初入詞館時或所見大典尙無缺卷古禮及釋文提要不云存佚豈以其與今本無甚異同故不復輯錄邪

儀禮解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

錄經義考

宋葉味道撰 溫州經籍志葉文修儀禮解明時尚存今則已無傳本矣南宋初治儀禮者莫如張忠父文修爲忠父之甥其禮學當亦傳之忠父者

喪禮會紀 文虞集道園學古錄千頃堂書目補遼金元藝文志經義考並作喪禮會經經義考復出作會記元史藝文志同並誤

元葉起撰 虞集跋先王旣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牴牾亦不無焉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禮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祖加參括之特未成書而世巳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巳邁而亦未

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愨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模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叙梗概而歸之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右儀禮

禮記講義存逸集

宋周行己撰自叙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

邠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
彼非素習於數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感
物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
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於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
也萬物與吾同氣也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
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明交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
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徵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
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
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遠五季質
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
嘗日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薦而情文
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
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
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與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
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放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
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加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
所取加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
可弗畔蓋其說也其祖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
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

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以從事不出於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溫州經籍志）案浮沚集有經解十二篇其九皆說禮記衛湜禮記集說所采永嘉周氏說皆在其中疑即講義逸文之僅存者

曲禮口義二卷（直齋書錄解題　文獻通考　宋史藝文志　國史經籍志　授經圖　經義考）

宋戴溪撰

學記口義三卷（宋史藝文志　經義考　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授經圖並作二卷

宋戴溪撰（溫州經籍志）岷隱曲禮學記口義今無傳本以衛氏禮記集說所引考之蓋亦綜論禮意不甚考證名物與所著續讀詩記體例相近

禮記說（萬歷府志）

宋徐自明撰自明字誠甫號慥堂湻熙進士太常博士

黃氏日鈔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見左氏傳成公三年永嘉徐氏謂春秋時士大夫以爲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縠專之新城之盟九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末幾而棐林之師以四國之君會晉大夫而不以爲歉鞍之戰以大夫而敵齊侯溴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於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要之國雖有小大君臣之分安可紊也哉

溫州經籍志案陳防序宰輔編年錄稱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規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於世教可見其學術大較禮記說衛氏集說王制篇所引頗多他卷則絕無所見疑所釋止此一篇矣其說於封建井田特詳蓋亦精研經制之學者

王制章句一卷 經義考

宋陳埴撰

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宋史儒林傳）（萬厤府志）無廟享二字又祀作社

宋葉味道撰（溫州經籍志）案葉文修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見宋史本傳攷朱子法修儀禮經傳通解以其稾分屬門人編集晦菴續集載與黃直卿書云禮書已了得王朝禮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爲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并子約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則文修當亦在分編之列又語類載葉賀孫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因云某已衰老萬一不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云云則是文修分編祭禮之墻證外傳疑即當時所輯稾本其云外傳者朱子原定禮書篇目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之外尙有大傳外傳見晦菴集答李季章李賓之二書今通解無此目者後重定所改也

禮記通考（千頃堂書目）（經義考）（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

元繆主一撰

禮記章句八卷明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俱經圖千頃堂書目經義考

明張孚敬撰自序孚敬自少業舉子時即好讀禮經第觀舊說多所未安思欲釐正之而有所未暇究治戊午以詩經中省試乃築羅峯書院於五都瑤溪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巳上登極賜進士時武宗皇帝嗣孝宗皇帝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上以興獻王世子奉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朝議以上考孝宗皇帝而稱興獻王爲叔父孚敬執禮爭之舉朝洵洵至嘉靖四年始定上銳志中典以明聖述作爲已任如正孔子之祀定郊廟之儀與夫耕蠶冠服之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之匡助以貴孚敬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固天啓之矣孚敬自惟溥劣無以仰副萬一致不兢兢乎始終勉之朋以自效然三千三百變觀適中毫釐有差爲害匪細此壽常講議尤不可不求其當巳也然禮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孝孚敬既以是上貧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疇昔之所好而致力者似不爲

歎世之空文而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敎嘗讀杜甫諸詩見其忠誠懇惻乃取其七言近體而訓解之已獻於上而霍宗伯韜諸人或謂孚敬當以禮記章句獻孚敬以爲此聖經也可槩足已自信而一無所逊哉於是有所不敢仍自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是胡可使之泯滅也歲乙未以疾乞歸未幾朝使復促因付兒逊業輩校梓藏於救建寶綸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

右禮記

盧氏正歲會拜錄 鶴山集

宋盧祖皋撰

魏了翁跋古者比閭族鄉之法修則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爲也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爲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共明命而厚同體也而況於吾宗族乎裳裳者華其葉湑矣氣相關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歡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

治民弟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間有重民族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班班見於史册而利欲重燃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譜法蓋深有感於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深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款慕咨嘆使人孝敬之心油油以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於下方且以自勉云

冠婚喪祭禮二卷宋史藝文志

宋周端朝撰宋志云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溫州經籍志攷宋志

有司馬光書儀八卷又涑水祭儀一卷呂大防大臨家祭儀一卷程頤伊川程氏祭儀一卷文忠所集當即此數書也

家禮會通四卷　謝氏家儀一卷鶴陽謝氏家集

明謝德瑀撰

家禮正衡羅正〔通志〕

明周應期撰

右雜禮書

春秋經解十二卷指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玉海〕〔經義考〕並云經解指要共十四卷陳傅良辥公行狀作指要一卷誤

宋辥季宣撰〔直齋書錄解題〕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周厤而爲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爲書實紹興二十三年蓋甫二十歲云〔自序〕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

名春秋春秋魯麻之所爲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
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爲正歲夏時得天循用夏也春
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四時之序何史始官也加
春於建子而爲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爲夏四月魯史之
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曷爲舍周之舊僭
也僭則春秋何以爲經春秋反之正也禮易詩書始
終乎正春秋紀錄不正或所以反之正反以其所不正
則五經之發無時而疾替也春秋常事不書變常也
變常則何始於隱公疾始變也始何變昉於此前此矣
前此則爲爲始於此訖始焉爾奈何魯春秋之始也魯
春秋之始何史之始作於諸侯也諸侯孰謂隱公也
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
周之太史隱時也始史魯厤而爲魯諸侯有史其
周之衰費誓泰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鳥
在諸侯有之也晉乘始於殤叔泰史於文公王室
之敘諸之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
何因魯史記其春秋仲尼志也何以爲仲尼
之志善揚善惡書其惡而無私焉爾何以見其善善
惡惡無私也曰直筆以書其事因事以致其蔚善則
善惡則惡不爲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者秋用褒

貶爲道其曰不爲褒貶何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
者託褒貶以爲傳也何託褒何以爲傳舍褒貶則無以
爲傳矣二傳之所以爲褒貶何也不知春秋也三傳何
以不知春秋春秋之敎治芬而不亂處羣而不黨是是
非非而天下之理歸之矣不知體要不存敎法心移於
毀譽而事奪於春秋則是褒貶之說亂是非之正也事
辭爲敎春秋也致辭而知其事因事以觀其理不能顯
白而待傳以發口晦也晦之爲道傳之爲經則事辭之
敎荒矣孟子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者推五侯擅政蠻夷亂夏陪臣
柄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錄將以反經之正典常禮法
無所與存焉正亂常而還於舊物者也是故直書以明
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史事屬辭比事莫善於
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因史之僭治亂之本也事
易其常莫之或止亂樂崩壞春秋見之且夫事有是非
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
其意其誰能有反於是列紀以著之修辭以述之會盟
朝聘之作師役祠命之行畋漁遊觀之爲崩甍卒葬之
禮苟失其舊無不備舉可行於當世可示於方來小人
惲焉君子達焉則春秋之所用盡在是矣其事則齊桓

晉文昭其義也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淺害深非亂是新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於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用經釋經而歸之正於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爲好不以棄傳爲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

〔困學紀聞〕薛士龍春秋旨要謂諸侯無史朱文公以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愚謂別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虞集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六經之傳注得以脫累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注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

春秋解〔續文獻通考〕

宋陳謙撰

春秋通說十三卷〔萬厤府志〕

宋葉適撰〔溫州經籍志〕案此書宋以來書目皆不箸錄其書名卷數並與黃若晦書同疑萬厤志偶

誤以黃書屬水心也今姑錄之以備參攷

春秋傳紀三卷（宋元學案）（雍正通志）（萬曆府志）（乾隆縣志）並作傳記（乾隆府志）作傳說今從（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宋王緯撰門人尤端明焴薛祕書蒙守建與括皆爲刊於學今佚

春秋經解三十卷（攻媿集）（經義考）

宋戴厚撰厚字俊仲一字長文（淳）熙特科金華縣尉樓鑰銘其墓此書經義考本作經解列入羣經類誤

春秋講義四卷（萬曆府志）作（春秋說）今從（宋史藝文志）按經（圖）複出戴少望春秋講義六卷誤（四庫全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開禧中溪爲資善堂說書累
宋戴溪撰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
論語孟子通鑑各爲說以進此即其春秋說也書中如
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復讎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
庸爲由巳蜀通道以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啟
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即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
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衂和議再成
故於內修外攘交隣經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類
竝闕而不釋考宋代於喪服之制遊忌頗深如何居居
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即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此
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末五月溪長子梢錄木
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實慶丙戊牛大年復刻於秦州其
序稱是書期於啟沃君德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
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末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
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朱
彝尊經義考注曰巳佚今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
所采尚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爲裒輯校正自僖公
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
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蓋
爲四卷而毎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文多從左氏故其

問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續春秋口義（道光縣志）

宋戴溪撰直齋書錄解題春秋口義五卷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春秋說（續文獻通考）

宋戴栩撰

春秋通說十三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通志堂經解刊本）

宋黄仲炎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自序）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

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貶皆指日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疑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乃訛由漢以求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辯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羼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日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誇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毁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日春秋者聖人聳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世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者爲禮和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昞乎哀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覆轍

所以懼後車也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
之愆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
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
奸君父鬭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之和
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敎存
焉君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戢夷辨禮之非防
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
爲祟父爲臣子爲夫婦爲兄弟爲黨友爲中國御夷狄
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
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加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
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
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敎戒之正
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
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
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歿曰甍外諸侯曰卒丙大夫
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
氏非左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邱明恥之
巨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己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
其宮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它國

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然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爾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尙可攷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觝梧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難以立異取讖於世而不辭也紹定三年五月朔

徼進春秋通說表仲炎言伏以六經統天地莫非用世之規萬物聚春秋尤切治人之道洪惟烈祖崇尙斯文仁宗命昌朝侍講於邇英日監戒而不諱高廟置安國進解於座右謂喜學以無忘至若■轄弼以攷三傳之異同又如因答問而審一言之造化可見先朝極討論之意所惜儒臣寡疏暢之功歷理未彰茲學幾廢允類厲精之上哲丕承宏遠之聖謩臣仲炎惶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孔聖之修麟絕猶禹功之抑洪水昏墊不塞昌臻九欽之歌亂賊匪除莫救三綱之壞郎當時之事實爲異代之鑒褻昭示犢房貴防曲突顧瞻折軸宜重後轅雖仍魯史之文實正周王之位用全致戒禮極謹嚴自專門雜褒貶以論經使後世眩是非而難辨迄於科舉時文之弊尤爲戲侮聖人之言因欲獻諫於今遂亦虛美於古晉重耳坐邀萬乘或善其明君臣之大經周世子外附諸侯或嘉其存王室之正

流南宮軟藝首選在茲下國從風流弊甚矣獎崇功利
誇譽詐權顧此時師友之染濡莫能擇善占他日臣工
之獻替必至文姦臣肄舉業而周功抱遺經而永慨潛
心十稔課蒙一編違稽孟子之書近酌朱熹之論務陳
理要痛窮蕪繁鳴世儒寡和之音闕衆傳多歧之窾强
名通說頻異舊闊懼微命之填溝致此書之覆甄僭塵
閉燕期廣緝熙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躬攬大權作新庶
政聞一善而川決明四目以天臨賢路亨通後今日雲
龍之會經惟啓沃變昔時伏馬之唐日月就將海澤浸
潤睠沐泗編年之旨尚闕申明念草茅孜古之勤倚垂
乙覽察二霸之駿而宅心至正居一王之尊而立志自
強睹喪敗起於佳兵則安靖以輯福推災異由於失德
則蒐省以導和刻桷築臺深虞後欲取田納鼎永戢貪
風中國盛則何懼荆鑿戎狄之馮陵家道正則必無仲
子文美之僭濫以至世變推移之故物情紛錯之錄郊
雩嘗祢之經朝聘會盟之節皆可因文以致引類而知
息邪說放淫辭庶見仲尼之志求多聞克永世用增列
聖之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籍竊前
件春秋通說成若干冊囊封隨表繳進以聞臣仲炎惶
恐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仲炎字若晦

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奉進則在端平三年自序謂春秋爲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襃貶之書所書之法爲教所書之事爲戒自三傳以襃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謬由漢以後類例益岐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一切闕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間求襃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於是何夢中作呂大圭春秋或問序謂傳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襃貶賞罰爲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載記謂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周禮時聘之說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爲王世子立黨制父則過於深文以子同生爲傳語誤入經文以葬蔡桓侯爲公字之譌以同圍齊爲圖字重寫之誤疑及正經亦未免臆爲推測然如謂季友爲巨姦竊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以爲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爲僭哉其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安國所及也〔溫州經籍志〕通說大旨宗朱子春秋無褒貶之說故其書於治亂得失推論明切又多引後世史事參互證驗以闡教戒之旨雖不必果得聖人筆削之意然以視孫復諸人以春秋爲有貶無褒者其厚薄固有間矣

左傳約說百篇〔續文獻通考〕

宋黃仲炎撰

左傳拔尤三卷〔甌東私錄〕

明項喬撰〔自序〕左氏浮誇唐韓子有是論矣近世學文者又類宗之然或以艱深文淺近非獨使人不能句雖俾其人自讀之亦莫繹其意脈之所在自以左氏名家也不知左氏之文雖或一字一句一句一意

然上下接續脈絡貫通譬之高山大川然人徒見其間怪石奇巖絕壑斷港者若散漫不可紀極而其一碧萬頃壁立千仞之勢所向自如也間如大兵壓境聽一言以解甲義有所激雖丐人亦知勇於取焉此其重禮崇信之猶有先王之遺風矣嗚呼是傳其可少耶某幼好之拔其可法之尤者手膽三卷為敘事為辭命為議論竊常展玩未嘗敢以示人守廬之五月會九庠英俊而稟食之時出以正其文藝諸生曰是不可私也遂付之梓庶使廬陽文體藉是少變焉耳然善讀者得之章句之外其所以謀身謀國者將無不在似未可輒以浮誇病之也

春秋繁露廣義 雍正通志 慎江文徵

明孫林撰林字子幹崇禎歲貢雲州知州 自序余半生日營八股卯索流略苑未有涉也然私竊嚮往亦好窺一斑至晚始讀董子繁露諸篇大約發明春秋而作也夫左氏傳春秋實為麟經紀事非詮疏也公穀擬議稍近解釋而多繫康侯氏似暢厥旨終落訓詁治麟經家率南指北面

之然揚波助瀾亦未能取宣尼筆削微言神會之意表也仲舒氏比伍參例援事指義互爲發明所未備可謂繼左功臣且取詩易禮作契參同非獨以春秋解春秋者故其文閎深奧衍自成一家言洵漢代大儒唐宋諸人莫之能武也余讀其書頓覺有齡間抽其義而推廣之人亦以沿流遡源强作解事漫向律頭一問爾作繁露廣義以質悲心之有志當世者雖然不以春秋解春秋故繁露貴而傳以繁露解繁露獨爲廣繁露也乎予持狹而尙曰廣也人將嗤我也夫

春秋列國年譜一卷 手稾本

國朝胡崇一撰

其父光耀序憶壬辰歲吾兒年十五讀春秋左傳卒業余命以意譜之排纂閱繕寫成帙雖無特識然提綱挈領頗見貫串焉昔太史公有十二諸侯年表始共和迄春秋之終法備而事繪畧今一依經傳其間闕得失成敗者無不眉列以左爲主而間採公穀以足之橫看則一國之原委瞭如直看則列國之事勢宛然法師龍門而非襲其舊也夫史記年表有十二諸侯前有三代世表而後有六國年表及秦楚

之際月表漢興以來將相功臣年表囊括千餘年勢不得之不從畧茲專爲讀是經者提挈要領勢不得不加詳焉吾兒癸已補弟子員戊戌而亡年纔弱冠十三經惟爾雅未授而諸經及性理俱能成誦畧解大義纂輯通鑑纔半而未成書其他筆墨雖多亦皆散軼惟此帙首尾完好實爲讀是經者案頭所不可少因檢出存之嗚呼苗而不秀揚子深有慨於童烏余檢閱斯編曷禁潸然淚下也乾隆壬子孟夏識

右春秋類

孝經注二卷（世善堂藏書目錄經義考）

宋胡子實撰

孝經傳贊（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宋胡一桂撰

右孝經類

經書訓義（乾隆府縣志並作訓解續文獻通考題薛季宣並誤）

宋薛徽言撰

六經口義拾遺（經義考）

宋鄭伯熊撰

五經說（經義考）

宋戴栩撰栩學於水心得其旨要嘗云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淆於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見（宋元學案）所著五經說其大旨蓋如此

經筵講義（宋史儒林傳）

宋葉味道撰

詩書遺意一卷（宋史藝文志列經解類經義考詩作倘誤）

宋姜得平撰得平上舍釋褐官建昌軍教授見直齋書錄解題（楊士奇文淵閣書目）作姜德平詩書遺意一部一册闕則此書明時尚有傳本今則不復可得矣

講義（萬曆府志乾隆縣志作口義講義）

宋胡子實撰

詩書題斷（萬曆府志）

明王奫撰（奫通志府縣志並誤淵今據瑞安王氏錄本奫自撰壙志正）儒志先生九

世孫也（雍正通志）經籍門別出四書題斷盍卽此書著錄者誤以詩書爲四書耳

五經解（乾隆府志）

明方以正撰

諸經補遺（萬厤府志乾隆縣志作補義）

明戴嵍撰

讀書求故存草一卷（手稾本）

國朝陳世珍撰世珍字寶之城南廂人幼有神童之目道光己酉科選貢潛心經學篤信孔鄭而亦不倍程朱使天假之年所造正未可量迺甫踰强仕而卒士林惜之

是書取孟子苟求其故之義蓋心得之言書凡十篇曰大學格致說曰中庸古注曰太極五行說曰河圖洛書辨曰先天圖卽消息說曰後天卦位說曰古分野考曰尙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說曰加一倍法說曰豳詩風雅頌說皆確有見地不襲陳言

〔自叙〕讀古人書有守古人一說而見異不遷者善矣然未免以說傳說有明知其誤必多方回護之者則其失也拘翻案生新具有卓識固善矣然有勇於自信收經就往則失之悍乃有臚列衆說後定一尊則尤善矣然未免各就已見則謂之以偏信偏若必乘衆說之紛爭互相駁難以中已見則又以闕解闕也彼盜襲依傍之說則愈下矣甚矣讀古人書困難處今日而讀古人書則尤難世珍海隅下士孤陋寡聞又烏敢測其萬一哉二十年來制義之暇留心經學凡漢宋師儒舊說及　國朝諸大家論說必求其故務有合於聖經而後可釋然不疑卽旁及二氏百家雜著亦必求其故而

後已今也邪說誣民懼尤甚焉爰取平日求而得之者彙以俟諸博雅名之曰讀書求故

右五經總義

論語注（張九成橫浦文集）

宋陳一鶚撰一鶚字開祖紹興進士知廣德軍其著述府縣志皆未載惟橫浦集與陳開祖書云前此拜書欲求所注論語及韓柳釋音未嘗見教云云知其有此二書然宋以來書目並未著錄則其佚久矣

論語集解十卷（經義考）

宋何逢原撰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

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且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則能爲人爲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溫州經籍志何氏集解最爲梅溪所推今傳本久佚惟蔡氏節論語集說尚引數條錄之以見其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章曰無終食之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臧文仲居蔡章曰奉一物如此其識陋矣逸民章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然使後之人一於高則亦不可可以爲萬世法而無弊者其惟聖人之時乎子夏之門人章曰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皆梅谿所謂簡嚴明白者惜所引不多也

論語說經義考雍正通志作良園論語說

宋諸葛說撰

論語少學二卷 水心文集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並作小學誤今從艮齋浪語集經義考

宋薛季宣撰

〔自序〕推步占天末足與言天道之至緒繹澍海末足與窺漠海之深膚見讀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日無句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來之違將無所藹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蔵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論幽恥就之而不見抱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會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灝灝而天進乎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迨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肈少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日以此明孔子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葉適題後〕一人之身眾人之身也一身之家

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共由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誘萬世共由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聽明有開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由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共由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留君刻於學官某謹書其後

論語直解經義考萬厤府志作約說續文獻通考有約說無少學直解

宋薛季宣撰

自序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臬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爲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

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顯乎其渾邈
乎其宏其靜也巛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
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戕義寂如其若亡
歸如其若存把而愈沖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
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陞肅
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
猶日而裨發鬱之斁光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
伏義至於文公其時亨其政行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
書日闢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
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為集大成孔氏有
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日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難
疑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
且元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
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
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
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蹐駁疑乎不真其周而曲當
觧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近夫論語之書
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夫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
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
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

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訖未知其趣嚮自求諸己以求其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嵩烏之沖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之行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明直解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貫全旨要分章無取為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述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中庸解一卷（經義考作說今從艮齋澱語集）

宋薛季宣撰（溫州經籍志見薛師旦所編澱語集世無單行本其說簡當不繁無宋人講義重複猥淺之病其釋素隱行怪日撿其素行行其辭左以欺世盜名者釋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日言行相應則所謂君子之道丘未能一所以能一之也釋序事所以辨賢也日序事謂酬獻及儐相摯者與鄭孔程朱諸儒說別異其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不啻霄壤矣）

大學解一卷（經義考作說今從艮齋澱語集）

宋薛季宣撰（溫州經籍志）亦見浪語集艮齋之學原出伊洛然說大學經文不遵程子改定本其釋在親民為近人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諸辟字為取譬亦並符鄭義蓋在同時諸儒中為獨守古訓故宋時其書不甚顯衛氏禮記集說於其說采取亦獨少惟釋此之謂自謙為謙讀如字與舊說並異然亦足備一解也又案陳文節薛公行狀有中庸大學說各一卷經義考據以著錄浪語集載兩書並作解說解同義今從集本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並作問答（四庫全書本）

宋戴溪撰（直齋書錄解題）石鼓論語答問孟子答問岷隱初仕衡嶽祠官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故朱晦翁亦稱其近道（朱子語類）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

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發得好（四庫全書總目）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午丁未間溪領一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爲此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爲近道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考據間有疏舛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不爲無補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繩矣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經義考）

宋戴溪撰

大學講義一卷（續文獻通考）作四書大學講義（經義考）

宋葉味道撰

四書說（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宋葉味道撰（溫州經籍志）（雍正通志）經籍門引（鄭宣古括遺芳）有四書語類龍泉葉賀孫集賀孫

即文修原名龍泉則其祖貫似文修四書說外別
有是書然本傳及經義考並未載今不據補入

中庸說一卷（經義考）

宋徐寓撰寓字居父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堅確（溫州
經籍志盤州徐先生寓朱子弟子寓或作㝢未知孰是
中庸說宋以來書目皆不著錄惟經義考注曰存豈曝
書亭固有藏本耶晦菴大全集答徐居甫第二書亦論
中庸並附居父問中庸語問君子之道費而隱章答云
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
孟子喫緊為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
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
解也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
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昵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
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
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
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
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答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
此推說亦好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

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
恐只是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
宜品類之枯敗天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
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答云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
是未足處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
如斷獄一人以爲當死一人以爲當罰今酌其中而行
之否答云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問鬼神爲德
注云體物是其爲物之體不如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
復是體質之體答云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
有此物是爲物之體也此居文中庸說之僅見者惜不
得竹垞所見本
以證其異同也

中庸解疑　孟子答問（雍正通志）

宋包定撰

論語發微（經義考）

宋陳孜撰事蹟無攷（眞德秀序）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
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

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爲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則擧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學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慍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卽身而言者有卽事而言者卽身而言仁之存乎身者也卽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爲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爲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蘊尙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之可遽窺者陳君乃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爲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尙楙之哉

論語本旨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經義考）

宋姜得平撰（溫州經籍志）文淵閣書目有論語本旨一部一冊完全則此書明時尚存今則未見傳本

四書傳（雍正通志）

宋戴仔撰

四書家說（經義考）

宋戴侗撰（溫州經籍志）戴仲達於易書四書並有家說蓋述其父蒙之遺言而爲之者其書今並不傳六書故載先說數條其論理仁學三字綜貫古訓宣究微言非晉儒所能道也又案乾隆府志於此書外又載戴蒙四書家說乾隆縣志又別載葉味道四書家說並誤

四書說（乾隆府志）

元繆主一撰

四書提綱（續文獻通考 經義考）

元胡一桂撰

大學審明（續文獻通考 經義考）中庸提綱（續文獻通考）

元陳華祖撰

大學要旨一卷（經義考）

元劉清撰（溫州經籍志）案（經義考）載（大學要旨）一卷注曰未見又複出劉氏清大學要句注曰佚蓋所據書偶書旨爲句遂兼採之誤今刪其一

中庸章句詳說一卷（國史經籍志 千頃堂書目 經義考）

元劉清撰（溫州經籍志）案（經義考）載中庸章句詳說一卷注曰未見又複出劉氏清中庸詳說注曰

佚亦誤分

爲二書

四書述義（續文獻通考經義考千頃堂書目作述解）四書輔注（乾隆府志）

明朱謐撰

四書通旨十二卷（萬曆府志）

明劉觀撰（溫州經籍志觀字朝揖訓導南金子編修現之兄嘗典京闈文衡爲楊東里諸人所器其他事跡無攷）

四書訓解（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明張文選撰

學庸庭訓二卷（經義考雍正通志乾隆府志乾隆縣志並作一卷千頃堂書目無卷數）

明葉挺撰

四書切問（羅正通志）

明張漢撰漢字廷章（宏治歲貢）

四書臆說（陳東私錄）

明項喬撰（自序）國家以舉業取士士之既階科第者或以四書經學爲芻狗者多矣不知是學具身心性命之奧所以達之天下國家繼往聖而開太平者率不外此一日不談卽口生荊棘茅塞於心者罕矣士之所任者益大則其所資者益切也舍是直俗吏焉耳三洲李先生義壯乃海內名豪予與同憲廣楚臬已知其學有淵源而政有根柢矣及予諭遷入閩僉事而先生適長蒼梧議政之暇常與予及石崖周子玩雙華柯子喬鄧西張子謙共談性命之學而出其所著正學編四書邇言詩經備忘諸冊以相示矣僭謂正學編猶有未精四書邇言精矣忘夫之太簡若備忘則精且詳矣聖人所謂可與言詩者也公不以予予言爲謬升楚右轄行中途驟貴州都憲又三東勸予了性命之學而索其平生所自得者以相印證予感先生善於誘人而欲

成其美也是歲月正三日自省不往攝漳南兵備事日輿馬中取四書莊誦一番若有溫故知新之味遂靜夜清晨起而筆之至上杭及初夏而聽說成稿然苦與先生隔遠猶有心所未安者未敢以成書獻也適孟冬之初句先生有便鴻至省因書此奉復以見予勇於從教之義尚先擬捧檄終身永嘉山中繼成詩經臆說以附備忘之末而今未暇也他日具書以呈先生不知先生以為何如耳要之謂了此學者須心體力行之死無貳庶幾斯言無忝而可愛以傳也既用以相須矣而遂以為序

四書翼注（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四書補義

國朝周衣德撰衣德原名灝舉人揀發湖南知縣

學庸圖說一卷（手稾本）圖存

國朝徐宗穆撰宗穆枬溪人究心理學創爲此圖其說以誠意誠身爲兩書關鍵周衣德潘宗耀爲之序

大學中庸古義述一卷 手稾本

國朝陳世珍撰自敍竊以漢儒解經因經以立注不改經以就注尊經也至唐人義疏亦各自爲本不附注仍不附經也朱子之集傳章句於古注之外別申已義者有之即間有移易錯簡之疑蓋當時本經具在作者備一家言耳原不料後之人并漢唐諸解束而置之夫豈朱子之初念乎哉第自清虛之學起談性道者無不借易與中庸以窮其神化之筆故濂洛關閩大儒出因其積習而辨之以反乎經其用心良苦也惟入之者深惑之者衆即程朱之門久之又久亦至於說無可說乎之又乎以窮乎禪悅而不自知也雖然彼之所謂性道非學庸之言性道也學庸二書在四子中與論語孟子並列參以戴記如禮運樂記與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諸說尤見孔孟之經爲堯舜文武之政與孔孟非創談曾思非秘授也祖述之已耳則因經以解

經斯可矣今之言性道書幾乎自成一子中二氏而立矣無怪乎儒亦教之一也故必讀禮運諸篇與學庸古義合然後知漢儒之學不第爲詁訓巳也我

聖朝崇尙師儒漢宋經說並行不悖鄭學復行於千載後惜哉無完書也中庸大學鄭注具在朱子見當時有爲陽儒陰釋之說者故取爲章句始其相聖人之經則一耳謹錄古學庸經爲之隨文攷義非敢爲傳注例也迹其文義而巳矣爰藏其緣起云

右四書

逸語八卷（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明賀序隆撰序隆號逸菴居永嘉之冰壺里築別墅於暘嶼渲樸靜朗用心於內天人淵邃討剔周詳故其明理數考十二律相生之說爲尤精（見遺書總錄）（王瓚序）余嘗溯觀於太初矣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也者渾之惟一析之無極者也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因革萬事

之始終萬化之出入人物之生彝倫之序禮樂之行治
道之成皆於數乎管爲數之體顯其象數之用妙乎理
自河出圖洛出書而數呈矣則而卦之陳而嚆之衍而
書之變而伸之數之爲用寢以章章於天下律有十二
亦起於參天兩地之倚數獨黃鐘爲律本黃鐘者陽聲
之始陽氣之動也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十有一律由是
以生度量權衡由是以定六十調與八十四聲由是以
明矣必聲和氣應而究正其元然後有以盡其用之妙
否則安能保其無忒也哉周袁官失古法俺散孟堅志
律厤猶爲得之繼是而後談者紛紛甲得乙失蓋不知
其執爲至當不易之確論迨蔡氏季通始推淵源採微
賾以極其法之機要而學者卒莫能會其指歸也余嘗
概古樂之不復由音律之不正屢欲勉加鈎索以審其
本末顧以厭稟蒙愚展卷復實茫如捕影宏治丁已秋
邑人賀廷盎錄附其先君予逸安先生逸語八卷抵京
師求余爲之序余得而觀之則夫黃鐘所以爲萬事之
根本律呂所以相生配十二辰之理陰陽消長度數之
說悉據前賢之已言以闡其未言融徹昭晰條陳派別
因以歎深林窮谷之際循有役志於數學者烏得不深
以爲喜哉於乎數也者聖人所以迪天下後世之要術

也語理而遺數不知理者也語數而遺理不知數者也然則數學者其理學之有紀者乎逸菴造詣之精足徵於此是誠有功於來學矣延益懼其老而先志之或泯特梓而傳之君子蓋有取焉我國家稽古與治制禮作樂以洗滌千古之陋習是編固聲樂厤制之助也溫州經籍志逸菴事蹟無攷逸語八卷王厤叙載逸菴子廷益梓而傳之則此書明時曾有鋟板然世間流傳甚尠遺書總錄有之天一閣寫本天一閣書目卷首載范光甸所錄進呈書目亦有逸語一冊是當時實經采進然四庫總目未列其目不知何故總錄是稱其明理數十二律相生之說爲尤精則逸菴於樂律之學所得頗深惜未見其書也

右樂

正字韻類五卷（文獻通考雍正通志萬厤府志乾隆縣志並誤作正字類韻今依正齋文集攷塊集）

宋謝雩撰（陳傅良序始余見季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歉則謂季澤但悻直耳久之見其姻族急難不得季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具於季

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季澤藉其力者爲
多也季擇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即以語侵人或強
隨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議請初不以有力自喜見毫髮
德色而人亦詼其靡他不以爲怨余然後益知季澤孔
子耻巧言令色足恭思魯狂士而惡鄉原蓋自周季士
大夫貌勝而質衰氣卑而辨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
居今之世得見加斯人也吾固有取也鳴呼今亡矣此
書季擇所著其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末就僅
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學者易入焉季澤游學
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司戶高郵軍教授以勞績薦改秩
知福州甯德縣未滿歲卒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
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讀總
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
悲季擇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
書如二公云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樓鑰承議郎謝君墓誌銘其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
謝君季澤最爲同好相與改訂文字毫髮必計既投
聞開其亡矣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爲請既列
君之行實又以陳君舉序君所著正字韻頻五卷求撫
其書爲之傷歎此眞季澤留意之書也君博學強記自

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爲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祿校讎之職必有補於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

六書故三十三卷（千頃堂書目補遼金元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元史藝文志明張萱刊本國朝李鼎元刊本）

六書通釋一卷（元史藝文志六書故坿刊本）

元戴侗撰（自序）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門戶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將因許氏

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思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抑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古亦趙鳳儀序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爲轉注會意諧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本源也獨亼爲文判合爲字文大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孰有外於是者自篆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傳寫轉易譌謬滋甚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益鮮合謬戴公侗獨能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并忒第其部居傳以義訓羣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援据示有徵也析爲部九卷二十有三約而不遺通而不鑿父以聯子子以聯孫若網在綱聯然如示諸掌意亦勤矣公之父蒙從學於武夷兄仔舉郡孝廉父子昆弟自爲師友是書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予來領郡命其孫奎出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既錄四書與郡志明年捐奉廪以倡刻而庋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書何以哉延祐庚申冬十月

國朝綿州李鼎元序六書故三十三卷宋戴侗撰考姓氏譜侗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

祐初由祕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羣籍無不明凡分九部盡變說文之部分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韋本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最詳辯於羣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援据約而不遺通而不鑿誠有益於經訓前明嶺南張萱曾刻於滸墅後板歸嶺南流傳於世者甚少購之肆書絕不可得余在翰林職司校理得見宋刻原本恐其書流傳日少六書之故無從求正因手自鈔錄細加讐校選工重刻以公同好乾隆四十九年清和月書於京邸〔孫詒讓案〕戴氏此書成於入元以後延祐庚申始刊行安得有宋刻李氏謂得見宋本讐校重刻斯人之言也實即明張萱刻之板而於每卷首第二行攺明嶺南張萱訂六字爲西蜀李鼎元校刊耳其板式行款與張萱本分毫不異也〔崔銑六書故後記正德乙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於勛部馬谿田伯循所乃閣本也約谿田共錄之錄及半予奔母喪將歸谿田知予好之遂以其本贈今反故牘書者是也尚缺四卷予走書告於考功牛西唐道徵又半年書

至今界方楷書者是也挈正名物辯析義理歟而當矣
未之前有其曰辯孚書名則得立言之凡也昧乎辭助
則得之命意之委也故曰未之前有也文互楷篆形錯今
古失之隱且繫斯其細也勿以掩其大且精者焉四
庫全書總目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
則貫通羣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
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
九曰疑晝變說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
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從本義而生非由外
假也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
豆麥之韋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然後謂之假借說
亦頗辯之惟其文皆從鐘鼎其注既用隸書又改從篆
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邱衍學古編曰以鐘鼎
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爲好其字皆有不若說文
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
全有卻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本
音景加爲過爲實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郵字不從寸
木乃書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爲證甚誤學者不許氏
解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而不能
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鎊鐘鑿

鋸尿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鐘鼎文卵字解尤爲不典六書到此爲一厄矣云云云其譌謬甚至雖不爲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者略其紕繆而取其精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明也；虞集六書存古辨誤韻譜一敘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其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

温州經籍志此書草創昉於合溪之父篆故書中多引先人說即自敘所謂先人將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者也至所引伯氏曰有者尤衆則爲合谿兄仔之說又有引季日至者蓋合谿更有弟亦治小學然其名無可考虞道園謂此書爲戴氏父子三世所著約略言之耳至書中臚列舊聞更有外王父及舅氏說援證多該博惜不得其姓名

字說 雍正通志

明林應龍撰 温州經籍志字說府縣志人物傳作字海傳云吾鄉林九谿先生與博君子也其大小篆俱臻神境泰相斯堂邑令陽冰後不多讓據此是九谿固精究

篆學者今其遺蹟既無存者
此書亦未見傳本可惜也

古今韻會舉要小補三十卷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遜學齋藏明刊本

明方日升撰遺書總錄云字數悉仿韻會之舊其音義有未備者則採說文以下百家說補焉東莞袁昌祚序夫字有三詮其含指為義吐華為音精華合而比其節奏為韻字有韻若生有姓而祖於六書諸古文籀章皆繩武焉變及篆隸已駸駸乎數典而忘矣於是方言奇字好者附子雲馴致俚俗喧卑幾與竹素分十之一郎象胥氏通譯萬國時豈有貝典梵文以二三四音鍛為一字者乎彼其言不雅馴而世且曹好之故以古韻較今繁簡何啻十百然譚藝者每言隋唐而上以字韻專門不數家若爾雅最古主義不主音沈約四聲斤斤然主於音矣第為近體者操繩墨汎應則否惟許慎說文猶及見籀書與古經傳音訓故隨所箋釋當其簡有繁之用差足述也

世顧鮮脩其業者何小學廢肆書名者爲扞漫稍能事佔畢守章句輒得一自好謂外此靡所用之偷欲如漢故事學童十七已上試諷籀書郡移太史得以殿最舉劾有不苦難者無有故日待其人而後行非虛語也吾師李太史向在史館雅喜黃氏韻會舉要頃以參藩疏歸得塾師方子謙暇與論舉要中闕略數事因屬以訂益太史有叔弟以本石孝廉亦博雅好古篤甚時從臾子謙三年而草成以上太史躬復校定敘其首凡字一萬二千六百五十有二率仍舊不加惟字或數音音或數義必考鏡羣書用補黃氏闕若中所引據雖一字訛者逸者複者皆爲詳定而一切梵俗無當悉汰去務不詭於雅義用以上下數千載殆將前茅爾雅後勁說文中權四聲而庶於古六書也爲能張全軍以待來者雖靡曼若辭賦芬錯若百家幼眇若樂律且鼓行無當前矣迺知吾師乎吾師乎卻軌數載猶之梓慶爲鑢巧專而外滑消而直諒多聞若子謙斯亦天性形軀孚矣故能以天合天而進於神曰小補者自道也

王光蘊序

方子謙少負穎質從余脩舉子業垂成矣而弗克竟時時從怙括中取字若某音某義難余余無以應始發憤攻六書之學至忘寢食弗窮弗止遂旁通韻語爲詩歌佳

甚已乃自歎奈何株守一隅以蠡測海於是兩謁王弇州公與語大悅弇州公不輕許可人而以高品方干目之乃入都門留三年所見聞益奇甚歸而欲著書若班固之之滂喜蔡邕之勸學篇矣而會郝仲輿領邑令爲李太史本甯先生擇有直諒多聞工詞翰精八法可爲外傳者乎家從父大參公曰有之東西越之士無以踰吾子謙仲輿爲之東裝入楚從本甯太史游本甯太史於人問鮮所不讀書書所受丹鉛者不知充幾棟子謙與本甯太史語若針芥合而太史之門有博古好奇如今建陽令周思皇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大出藏書授子謙于謙益自發舒門庭藩溷皆著紙筆而小補所由作也往余貳宣城子謙過郡齋留越月出眎梅禹金禹金鑿節歎賞曰此必傳之書非白樸之比也從臾授剞劂子謙固辭曰吾三年而就此苟有矣未合也姑待吾十數年而成未晚也遂別去又五年而思皇舉高第有事宦游乃謀諸本甯先生曰向者小補之役子謙爲政不穀佐之今者不穀從事簿書錢穀間無論不暇與子謙討竹素且恐子謙亦將如田光先生夫小補苟合矣未完也必待完而後布之通國大都無乃俟河之清請先梓以俟諸來者亦如今日之於黃直翁焉愚公之後

山也祝其子與子之子而山神亦畏之矣於是太史思皇輿爲敘而刻之建陽子謙謂余是書之成非本盦思皇二先生不及此日升何力之與有願公志之余曰有以哉夫六書之學非曲藝也大而皇王周孔相傳之祕密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林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民生纖委之記無之而非是也故學而不得其文義譬衣者於麻縷服之而不知其出於蒔藝食者於稻粱嗜之而不知其出於播獲也旨黎謂作文者須稍識字義今握管而諱先泰兩漢建安大歷人多能之試詰某字某音某義某書所從來則百人或不能一也子謙倘欲以貽所不知何人倚明其業而益拓之嗟夫世乃復有太史建陽及吾子謙其人者哉太史又欲爲六書會通益以具體紀事意將屬之子謙而子謙謝不敏夫子謙業已有緒矣何難一簣而不以襄太史爲千載計也子謙元祖給諫公爲吾東越聞人子謙家嫡能世其家學而周思皇用周易魁天下文章政事冠冕七闊海內宗之若小補大指已在子謙凡例及本盦太史兩敘中茲不具論

李維楨序余初入史館學爲詩賦而不習韻客有以黃直翁韻會舉要見遺者曠若發蒙以爲可無遺憾而自病免歸叔弟頗劇心六書時舉

韻會所脫漏相問難余不能對久之兒就外傳而得柔嘉方子謙子謙語與叔弟合余乃屬子謙校讐而附益之三年而後竣韻會字凡萬有二千六百五十有二其不收者不啻倍蓰而子謙仍之不益也其言曰是書故名舉要字之要者盡此矣他郎不收可也獨一字而數音一音而數義諸書確有可據而韻會不收者補之一字數音云見某韻而某韻失收者補之一字數義義出某書有據者補之有義而無出者仍之一字而一音者別為獨音其字先後之序一準韻會其音則以本音為主而餘音以平上去入為序附之其義則以本義為主而餘義附之此二凡者一準說文其諸書所載音義或有訛誤則闕之開卷而縷析昕分溯原究委無復疑滯其於韻會豈小補之哉而子謙時慊然曰音義散見羣書者存什一於千百不佞一手一足之力固難辯也自余有遺憾於韻會嘗欲悉購海內金石刻與人所未見之書輯之為六書會通首具體自籀篆而下凡諸家書法有纖徵不同者模臨畢備次別音次釋義則倣韻會又次紀事則倣韻府羣玉唐以前不得遺唐以後不得犀也子謙笑曰君何如次道次志大宇宙勇邁終古矣人不能得數千戶郡而次道圖作佛不佞不能小補韻會

而君顧更欲加其上耶不佞爲此舉若愚公之移山然
侍夫後有無窮之子孫耳余亦謂子謙世議王右軍不
識字偏旁而書名絕代不少損子雅善臨池安事此子
謙曰文字之興原於八卦重之爲六十四而彖象爻繫
卜筮之用不可勝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奇耦剛
柔之理吉凶悔吝之緜必不易也夫六書猶是也禮曰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不佞於述猶不敢任而況作
乎君第爲我敘小補之意如其大者以佞善迹善作之
君子萬麻丙申夏五 周士顯序韻學本原六書六書
造字之始也字有體有音有義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古有六書而無韻學保氏所教外史所掌行人所辯象
胥所通書無不同文律無不和聲周易尚書禮記春秋
論語孝經簡篇皆古文字洙泗斷斷游夏之徒爲述爾
雅以解之是時經學之統一而說經以解字故其旨約
而該古文變爲籀書再變爲秦篆隸經籍播滅浸淫於
刑家矣漢初六體古文奇字有存者課之以尉律去經
遠耳孔壁之藏書出六經古文上諸祕府古文字摹寫
音讀皆異俗師爵然是今而非古揚雄作訓纂蔡邕刻
石經錯以古文始得其體孔安圖讀之劉向被之考正
以古文始得其音鄭玄注之賈逵訓之馬融服虔諸家

傳解之旁通以古文始得其義至許慎驟括經義作說
文六書兼總條貫號稚馴矣是時經學之統散而復一
說字以解經故其旨雜而不越江左競風騷韻始爲專
門之學犹約以四音製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觀贅
道人衍之而始明僧神珙齣切之而益廣六經古文字
叶讀轉注者別爲古韻左次矣自兹以還不乏博學好
古之士而書不識字者往往有之體不解偏旁讀不解
捐馬說義不解鸛鳩此與耳食何異蓋漢以前字在於
經韋編科斗其字簡一字讀爲數音以被管絃而有餘
漢以後字在於韻方言俚俗其字雜合數音鍛爲一字
譯以梵與而不足漢以前之說字主於解經得經之義
斯得其字以一義訓數字故字易舉漢以後之說字主
於脩詞得韻之字或不得其義以一字兼數用故字易
窮漢以前經有晦字而說字者有精旨漢以後韻無脫
字而說字者多柢語此不解經之過也蓋不說字而解
經者影響也不解經而說字者杜撰也吾師本盃先生
博極羣書文章本原六經介弟孝廉本石劖心六書時
摘韻會脫漏與先生往還討論先生無以難之已而友
人方子謙自於越來善詩賦書法說韻會妙有詮辯語
多與本石合先生日强爲我著書爲發栔上之卷道籬

問之筆大蒐舊聞以授子謙子謙受而櫛文比字考部
定班字數一準韻會字體音義一準說文有一字數音
一音數義而韻會失收者校增而纂補之補音者十之
二補義者十之六本子史百家補者十之二本古經傳
注補者十之八上下數千年出入十三經反覆箋什序
傳訓故疏義數十家一言有合按例掌記臚列無遺先
生得之解經子謙用之說字該決精聚不詭於正如採
周象玄珠孔壁古文絫然具陳晉唐而後劉吳諸家未
易辨也昔班固志藝文輯孝經十一家以爾雅小爾雅
古令字附之篇內若曰說經解字自一貫耳史籀著頡
諸篇別爲小學輯之宋儒晁無咎不得其解謂爾雅小
學之流不當附孝經何支離也先生自敘三禮爾雅毛
詩措摭最詳春秋三傳十得四五課程於六書錯綜以
經傳可以解經可以說字儒林文苑合而爲一矣漢儒
去古未達學有師承可馬遷作史記受經孔安國故堯
典禹貢洪範金縢諸篇斷以古文爲定鄭玄注春秋傳
未成道聽服虔注意元如小屈曰吾嘗以所注與君遂
爲服北注許慎說文受於賈逵揚雄訓纂侯芭受之諸
儒守師說而不變其學立先生起家太史氏校理古經
將脩龍門之業成一代韻史子謙說字解頤受經先生

參相考定研精十年竟成一家韻會之有小補亦春秋傳之有比注也不佞少從先生學奇字爲博士業奪去弗竟學一行作吏簿書鞅掌賈逵之舊文荒矣棄其學而隱其師吾爲此懼乎子謙之韻補師學具在爲梓於建陽行之以俟博學好古者攷焉萬曆丙午上元日

錢大昕跋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二似淺之乎視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寍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韻統二卷（縣乘補）

明張承明撰（萬曆府志）承明以善書任大理評事

正字遺書（周天錫慎江詩類）

明周應期撰（周茂源周如以其尊人止菴先生正字遺書見示題贈詩）鳳德由來不可羣緘縢復見著書勤十年細燭青藜杖千載重繙石鼓文白首丹鉛親自紀後堂絲竹幾回聞問奇久絕劉棻輩投閣

真應失子雲（溫州經籍志）炤如止菴仲子天鏡字也
遺書二字似非原稾標題今無可攷姑據此詩著於録

字學廣彙（乾隆府志）

國朝周鐸撰鐸字天爲諸生

韻學正訛（乾隆府志）

國朝周鐸撰

右小學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五